

中东欧国家周报

【阿尔巴尼亚社会周报】

阿尔巴尼亚矿工：社会不公的孩子

Marsela Musabelliu

(2021年5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矿工：社会不公的孩子

概要

“但愿我们活着出来！”这是阿尔巴尼亚矿工开始工作时的第一个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他们在地下拖沓前行，身上体现出了转型期的阿尔巴尼亚强加给工人的苦难。阿尔巴尼亚的煤矿能够反映出卢特维克（Edward Luttwak）提出的“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理论，即私营企业得以繁荣是以牺牲工人的生计，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这些企业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它们摆脱了政府管制，不受有效工会（*effective trade unions*）的制约，不受对员工或社区关切的制约，也不受税收或投资限制的阻碍。然而，矿工们却已处于生存的极限。

引言

2021年5月11日，一名50岁的矿工在矿井走廊内焊接时，发电机内气体泄漏，导致这位矿工遭受严重的窒息伤害。当地警方称，另外两名矿工前去救援导致其身体受损，现在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很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工作都普遍困难、危险，但在阿尔巴尼

亚情况更加引人担忧——工人们没有任何类型的安全保障（safety net）。

阿尔巴尼亚矿产储量与“资源诅咒”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矿工要开采矿产，就有必要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个行业如此有利可图、且充满阴暗。一切都符合“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也被称为“富足悖论”（paradox of plenty）。这是一种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较慢，民主程度较低，或发展结果较差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巴尼亚矿产最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最贫穷的地区。阿尔巴尼亚的矿藏传统上包括铬铁矿、铜矿和含镍铁矿。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主要的铬铁矿生产国之一。这种铬铁矿的质量曾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它的高铬钢与铁的比例通常超过 2.5:1（最好的级别可超过 3:1）。那个时期，铬铁矿、铬铁和石油炼制产品的出口成了该国外汇和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1972 年，布尔齐泽（Bulqize）的一个铬矿浓缩厂投入运行。80 年代，铬铁矿的产量达到每年 100 多万吨。

铜是在布克（Pukë）和卢比格（Rrubig）开采的，在那里矿石被集中熔炼。库克斯（Kukës）附近拥有阿尔巴尼亚最丰富的矿藏。铝土矿主要分布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地

拉那（Tirana）东部以及北部高山地区。据估计，铝土矿储量为 1200 万吨，其中最大的储量在达伊特（Dajti）。由于国内炼制能力不足，铝土矿多用于出口¹。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铬铁矿开采及其加工业与该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并存。1995 年，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了一项采矿业私有化的法律。行政筹备工作始于 1996 年，直到今天政府继续向国际公司和个体授予勘探特许权。阿尔巴尼亚铬矿品质不一，氧化铬 (Cr₂O₃) 从 18% 到 43%，块状矿石从 39% 至 42%，精矿从 50% 至 53%，约 25% 的矿石适合直接装运。

在阿尔巴尼亚铬矿业的鼎盛时期，年产量最高可达 130 万吨。目前，虽然矿山比 90 年代前要多，但产量仅约为 40 万吨。目前，阿尔巴尼亚约有 150 个实体在铬行业工作。关于铜，1991 年前，阿尔巴尼亚生产了约 140 万吨的铜矿石。在此期间，许多矿山投产，7 个浓缩工厂和 3 个铜加工厂建成。铜抵挡住了过渡期的洪流，一直以令人满意的速度生产至 1996 年。

¹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s, U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tionsencyclopedia.com/Europe/Albania-MINING.html>

1997 / 1998 年之后，铜业彻底关闭，不久又重新开放。疫情时期，该行业遭受重创。出口量从 2016 年的 59 万吨下降到 2020 年的 20 万吨²。

矿工面临的深层和潜在问题

一些地区埋有地雷，但采矿通常是周围社区的唯一收入来源。然而，绝大多数人面临着极端危险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且其报酬低，他们大多是家庭的第一经济支柱，也是唯一的经济支柱。

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要求当局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毫无成效。每天在这些采矿社区挣扎的不仅有男人，而且经常可以看到妇女，很多时候还有儿童³。矿工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月得不到工资。矿井内每天发生的事故，从来没有曝光过。当事故被公诸于世，那些致命事故得以报道，但是与事实相距甚远，这都

² France 24 (2020, November 11). Chain reaction: virus darkens future of Albania's chromium min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01111-chain-reaction-virus-darkens-future-of-albania-s-chromium-miners>

法国 24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连锁反应：病毒让阿尔巴尼亚铬矿工的 future 更加暗淡

³ World Vision Report (2017, February 27). Chrome's shine tarnished by child labor in Alban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vi.org/article/chromes-shine-tarnished-child-labour-albania>

世界视野报告 (2017 年 2 月 27 日) 铬矿的光芒因阿尔巴尼亚童工黯然失色。

是为了逃避责任。甚至在涉及命案的事故中，管理部门毫不担责，反而是受害者要承担责任。

无论谁敢公然抗议，都会被立即解雇。这不仅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会为工人辩护，还因为当局与矿主有私人关系。

埃尔顿·德布雷希：阿尔巴尼亚矿工的斗争之声

矿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当局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一个相互助长的利益网络，这两个权力加在一起可以压制任何不满的声音。矿工们的抗争被埃尔顿·德布雷希（Elton Debreshi）带入了公众视野。他是布尔基扎工会矿工联合会（Leader of the United Miners of Bulqiza Trade Union, SMBB）的领导，14岁辍学，开始收集铬矿。

德布雷希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开采铬矿。在上次选举中，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普选。因其挑战的是寡头的权力，所以未能获胜。然而，他播下了意识的种子，让人们意识到这些煤矿发生的事情。德布雷希认为，阿尔巴尼亚的煤矿依旧是向工人敞开的坟墓。这就是为什么工会斗争始于他的家乡布尔齐兹（Bulqize），并成立了布尔基扎工会矿工联合会，以便让这种音声蔓延到全国。

他多迫切要求的是：工人要有最低限度的工人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通过简化法律程序来激励每一个工

人参与建立新的独立工会的权利。承认矿工的法律地位，并承认矿业为具有特殊困难的职业，年度最低工资上涨，并为目前非法从库存中获取铬矿的妇女提供全部养老金和相关福利。最后要求，为每一个工人提供有效的个人和集体雇佣合同。公司宣布破产时，为工人提供工作保护，并在法律上承认，把工作技能和资历作为工人工资水平的标准。

另一方面，他的竞选阐明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最低权利。矿区是阿尔巴尼亚最贫穷的地区。尽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年轻的劳动力，贫困正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他们的故土。

德布雷希称，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社会服务更加崩溃。他所在城市的 32000 名居民中，只有 6 名医生在职。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上学条件也同样困难。这些村庄缺乏儿童接受教育所需的基础设施。他仅要求，建立新的医疗保健中心，为所有学生提供从乡村到最近学校的交通工具，为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必要的书籍和其他学习设备⁴。

德布雷希虽然已经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批准。反观当下，近一段时间也不会得到任何批准。这里有

⁴ Debershi, E. (2021, April). Main pillars of Elton Debreshi campaign program. Retrieved from: <http://eltondebreshi.com/english-program/>

埃尔顿·德布雷希竞选项目的主要支柱

大量的铬，但是没有学校，没有道路，没有医院。他的家乡有足够的水提供水电，但没有饮用水和灌溉用水。他对地拉那的政客说：“你对我们说尽了承诺，我们却活在苦难中。”

结语

德布雷希对他自己和矿工社区感到十分痛苦及悲凉。命运把他们的生命和矿场联系在一起，而在那些矿场里，人的生命还没有铬值钱。他的话体现了这场斗争的核心：“因为我们劳动，那些每个选举期都要求我们投票的人变得富有了。”除非我们自己行动，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注意到他们已经锁了我们30年。我们是矿工，是代代相传的社会不公的孩子。我们应该得到光明、生命和尊严！”矿工在阿尔巴尼亚的真实情况并不难理解。简单地看一眼他们的脸及特征，便知他们的辛苦。

（作者：Marsela Musabelliu；翻译：胡子淇；校对：郎加泽仁；签发：陈新）